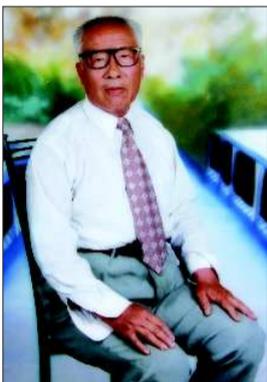


仰望吾之泰山



▲逝者生前照片

妻之父, 古人尊称泰山, 因泰山乃五岳之首, 又称岳父。这种表达方式, 体现了岳父在女婿眼中的地位, 表达了女婿对岳父的敬仰。

我的岳父终生从教, 解放前在临沂农村学校当老师, 建国后任过几届完小校长, 文革后期进城, 1990年在临沂二中总务主任职务上离休。

岳父一家成员众多, 上有爹娘, 下有六个儿女, 岳母是家庭妇女, 他的薪水是唯一生活来源, 精打细算也难免捉襟见肘, 特别是一群长身体的孩子,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吃饭成为难题。当时岳父想带个儿子去农村上学, 因为那里的学校有大锅菜, 结果没人愿去, 无奈之下他找来绳子, 把当时正上一年级的老二绑在自行车上, 没想到第一天就

出了事, 原来老二初来乍到没有碗, 打菜时在墙角捡了一个, 不知道那是药老鼠的, 连拉带吐抢救多日方捡回一命。老二现在讲起当初的境况依然感慨: 那时整天吃不饱, 饿了就啃咸菜, 然后喝水撑肚皮, 有次半夜被尿憋醒, 从上铺坠落地上摔得嗷嗷叫, 后来把胳膊拴在床架上才敢合眼。

妻排行老四, 文革期间跟着父亲来到农村学校, 看到父亲每天清晨要从学校厕所里一趟趟地担尿, 去浇学校那大片菜地。有件事让她难忘, 一天很晚了, 父亲看到有间宿舍仍亮着灯, 本想近前提醒, 却看到这位老师正寻短见, 急忙上前救了下来。特殊年代里, 她父亲给予这位同事尽可能的关爱, 帮助他走出了阴影。

岳父体谅别人且讲究礼仪, 1980年春节, 我跟他骑车去乡下看望他的一位同事, 主人备了饭菜, 那时人们仍不富裕, 岳父餐中没动一下鱼肉, 我也就着青菜吃了一顿饭, 此行让我领悟到普通人之间那种相濡以沫的友情。岳父崇尚节俭, 从不吸烟, 招待亲朋时饮一点酒, 多年来所发薪水都交给岳母, 出差总到价格最低的旅馆, 用节余的出发补贴带回点小特产之类, 给家人带来欢乐。

我岳母有个胞弟在台湾, 前些年首次回大陆看

姐姐, 兄妹街上拥抱而泣, 岳父这才听说他们在临沂还有个外甥女, 想方设法到处打听, 终于在马厂湖镇找到了这位生活困顿的后辈, 将她两个儿子接到城里上学, 吃住在岳父家中, 这两个孩子懂事勤奋, 一位大学毕业进入部队当了军官, 一位完成学业自谋职业, 岳父的关爱让两名农村孩子抓住了新生活的际遇。

作为城市居民, 邻里关系是门学问, 家庭和睦的岳父颇受人们尊重, 邻居们都愿到他家玩耍, 也有的说些家长里短, 要求帮助解决矛盾纠纷。生活在基层的岳父, 很尊重这些碰到难题的邻居, 打着毛衣与其聊天, 烦恼慢慢云消雾散。

晚年的岳父, 主要精力用于锻炼身体, 剑操、舞蹈、书法样样入门, 最喜欢打乒乓球, 回家总是津津乐道地讲述与谁过招胜负如何, 双打输球则常把责任算在搭档身上, 顽童似的期待着下一次比试。由此出过一次笑话, 临沂那些年体育赛事活跃, 已是七十露头的他代表教育局队参赛, 凭借丰富经验和结实身板一路过关斩将, 当时我们公安篮球队打完一轮, 前往乒乓球赛场为本局队员助威, 正碰上本局种子选手败下阵来, 他沮丧地指点对面一位长者: 真没想到, 让这个熊老头玩了。看到别人暴笑, 那位同事才知所

埋怨的是我岳父, 尴尬地表示歉意。我回来讲给妻子听, 她说这个老头就是争强好胜, 这把年纪还光想争第一。

岳父逝于2002年秋。当时他带着礼物, 让老三驾车带他去河东看望老同事, 刚过沂河桥感到胸闷, 老三知道父亲患有冠心病, 调转车头就近去了医院, 正巧岳父本家的侄子上班, 当即抢救却无回天无力。他的突然离去让家人难以接受, 我妻为此自责, 认为没能伺候老爹几天就让他这样走了, 我劝道, 老人没受罪, 没让家人受累, 正是他的一贯风格, 不要过于自责。

岳父走后, 不知情的湖南怀化铁路分局一崔姓老人, 照常给老校长写信, 笔迹工整的五页信里, 共事数十年的真情回忆让人感动。这位不曾见面的老人最后写到: 当年我们这些月薪200斤高粱米的山村教师, 一步一步的看到了祖国今天的繁荣昌盛, 我们因奉献了毕生心血而无怨无悔……如果有来生, 我还愿跟着您, 一块去当那山村教师……

当年, 毛头小伙的我, 觉岳父是一位慈祥的长辈。三十年后, 生活的历练让我慢慢感悟到, 这位终生从教的长者, 犹如仰之弥高的泰山! 以此短文, 献给我的岳父张宗蓬。

文/郎政

那些青红丝儿

在逝者的祭日, 在某个重要的节日, 总会想起逝去的亲人, 或在某个情绪低落时刻、伤怀之际也会想到他们。像我, 就是常常会想起逝去亲人的一个, 除去节日之外, 大多是因为某个情景或一件事的触动, 而且我也需要经常回忆, 用回忆来堆砌一些文字, 我的怀念多少也带些目的性, 只有一个人例外, 那就是我的奶奶。每逢中秋或春节, 我都会想起我的奶奶, 她慈祥的笑脸和唠唠叨叨的样子, 总是让我难以忘怀。

奶奶82岁时一病不起, 卧床两年后平静地离开了我们。一想到自己本可以让奶奶更开心, 却做不到, 总是不知不觉地掉下泪来, 我知道这泪水的成分中更多的是后悔。奶奶没有离开之前, 我从来都想不到奶奶会去世的, 没有多跟她聊天, 没有多逗她开心, 甚至没曾为她洗过一次衣服。我想我父母、姑姑、叔叔想起奶奶时, 心情应该与我不同, 因为他们为奶奶尽心尽力地做了很多, 他们那种怀念才是更纯粹的。

还记得奶奶常吃我月饼馅中的青红丝, 因为我嫌它有味, 我不吃的东

西, 奶奶都爱吃, 我从来都不知道, 她是不是真的喜欢吃, 也没想过要弄明白这个问题。现在, 奶奶走了, 不管有多少愧疚, 她都不会懂得了。我真希望奶奶是有灵魂或思想存在的, 哪怕只知道我的后悔也好。我在想她, 在她流泪的时候, 她会不会想我呢? 毕竟我是她最疼爱的孙女啊。爱与不爱, 好与不好, 对于逝者来说, 一切都是相等的吗? 这个问号应该是肯定的, 我心中溢满的悲哀在告诉我。而对生者呢? 这些都是不一样的, 每当思及往事, 总是思绪万千。

9月9日, 这是一个熟悉的日子, 其实阴历的9月9日才是奶奶的生日, 可我今天却特别想她, 也许是中秋节快来了吧, 奶奶就是在中秋节前去世的, 在离中秋节还有25天时, 奶奶静静地离开了我们, 从此, 我们的中秋节不再团圆。每逢中秋, 每当看到月饼, 特别是看到那些青红丝儿, 我都会深感惭愧, 甚至连我眼中的月饼也涂上了惭愧的色彩! 此刻, 我只想问一声: 奶奶, 您还好吗? 您在那边也吃月饼吗?

文/宋增芬

